蕉/ 窗/ 漫/ 笔

写出来的钢琴

谭 竹

我在《重庆晚报》副刊发表第一篇文章是1991年,在“六一”儿童文学专版发表童话《泡泡王国历险记》,稿费是10元钱。现在回头看,编辑没有嫌弃我那带着些许幼稚的青涩文字,给了我这个“第一次”,是多么令人感动。而且,我不认识任何编辑,只是自然投稿就发表了,说明晚报副刊是真正想要扶持文学新人。

十几岁的时候,我学了几年钢琴,但是家里并没有钢琴,只有一台父亲出差日本时带回来的卡西欧电子琴。电子琴只有四组键盘,弹很多钢琴的曲子都不够用,而且音色总觉得像是浮在表面上似的,没有钢琴动听。我很想拥有一台自己的钢琴,但是刚上班工资很低,买不起。从小接受艰苦朴素教育的我,也认为这是一个奢侈的愿望,不能因此影响正常的生活。于是,我决定把稿费存起来圆这个梦,因为稿费是额外的收入,买钢琴也是生存之外的愿望。

1997年的时候,我写了一篇《钢琴梦》发表在《重庆晚报》副刊,文中说用额外劳动去换取不是生活必需却是自己喜爱的东西总可以吧,这种办法还可以激励懒散的我写下去,它们互为动力,更有意义。这篇文章的稿费是50元,又为我的钢琴添了一点点琴键。没想到有人看了这篇文章,充满怜悯地对我说:“想买个钢琴都还要存这么久的钱!”可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一万块钱真的不算少啊,我用写作存钱坦坦荡荡,不觉得自己可怜。

那时候报纸的副刊都很繁荣,《重庆晨报》是后来才成立的,当时主要有《重庆日报》《重庆商报》《华西都市报》《重庆青年报》等,但发得最多的还是《重庆晚报》。终于,我存够了一万块钱,换来了心心念念的钢琴。终于,我可以像《钢琴梦》的结尾写的那样:总有一天我能“娶”它进门,并能自豪地对人说,这是我用稿费买的!

文友中很少有人知道我会弹钢琴,更不知道我有钢琴,所以这个话我也没有什么机会去对人说。但是在我弹着它的时候,想到它是我一个字一个字地写出来的,就很有成就感。听过我弹琴的有李元胜,当年他曾经来家里给我修电脑,还有李成琳和阿蛮,聚会时大家一起弹琴唱歌。后来有了女儿,她四岁就学钢琴,我用了她接着用,一转眼这台钢琴已历经两代人二十多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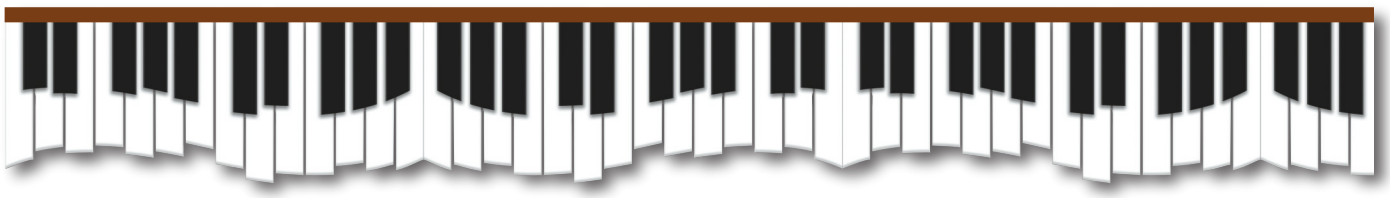
女儿到四川音乐学院钢琴系读研究生时,为了能随时练琴,买了一台二手钢琴放在出租屋,价格比原来那台新的还要贵。原本是打算毕业后卖掉,相当于只付几千租琴费,谁知后来钢琴跌价了,她觉得卖了不划算,打算运回来替换掉家里这台。我顿时觉得不能接受,对她说:“这台钢琴是我写散文换来的,当年报纸的稿费是每千字50元,你算算我写了多少字才够的,整整20万字!”女儿劝我说:“这台旧钢琴已经用了二十多年了,有几个音不太准了,在成都买的这台虽然是二手,但音色比它好很多。”我说:“那是你的专业耳朵才听得出来,我弹着觉得挺好的。”

后来,女儿把原来的钢琴送给了开琴行的钢琴老师,也算是有地方继续发挥余热。好长一段时间,我都觉得心里空落落的,虽然运回来的钢琴和原来的看起来差不多的样子,但它已经不是我《钢琴梦》里的钢琴了。那台写出来的钢琴,见证了我写作的勤奋,见证了我为了追梦所付出的努力,这个梦,既是钢琴梦,也是文学梦。

回想这一生写作换来的稿费,都用得非常有意义,除了写作之初用小散文的稿费换来的钢琴,1995年我在《天津文学》发表第一部中篇小说,得了一千块钱的稿费,用它第一次坐了飞机。后来出书、再版、获奖的稿费积攒起来,用来游了几十个国家。因为我认为,人最终能带走的只有一些记忆与经历。

今年是“夜雨”副刊创刊四十周年,想起这些往事,心中充满了温暖与感激,在很多报纸纷纷取消副刊,或者虽有副刊但不发稿费的大环境下,重庆晚报的坚持显得弥足珍贵,数十载如一日,是写作者的沃土,它不仅成就了我的钢琴梦,也成就了我的文学梦。如果不是最初散文大量地发表,给了我信心和鼓励,后来我可能也难以写出大部头作品。虽然这台写出来的钢琴已经完成了它的使命,但它承载的意义,从未随琴键的沉默而消散,在时光里化作余音袅袅的温暖与念想。

(作者系重庆市作家协会副主席)



走/ 四/ 方

喝上一杯翠翠茶

张春燕

边城茶峒,秋日傍晚,细雨刚刚停下它的脚步,我们就加快步伐,循着小说《边城》的指引,沿酉水河上行,走到河的支流——小说中的溪水边,走过拉拉渡,爬上翠翠屋,再登屋后的白塔,追寻那个溪水边、渡船上长大的清纯美丽的少女翠翠的足迹和她的心路历程。

立于半山腰、翠翠屋左上方的白塔,5层中空,小巧精致。其下方的翠翠屋,黑色木结构,上覆青瓦,屋檐下悬挂着几个灯笼,几串金黄色的包谷。虽然看上去比较简陋,但比小说中描述的祖孙两人的住处,宽了不少,也气派不少。

小说《边城》给我留下很深印象的,除了淳厚的边地风情、善良的摆渡老人、纯洁凄美的恋情与故事中的男女主人外,还有那只黄狗。它是翠翠的小伙伴,翠翠的守护神,也是翠翠甜蜜而辛酸情感的见证者。

小说读过多年以后,我记得最清楚的,是情窦初开、皮肤黑黑、一对眸子清明如水晶的翠翠遇到不好意思面对的事情时,总去寻狗儿,拿狗说事。

比如,在心仪之人、帅气的二老找她说话,她却因慌乱而露出可爱窘态时:

二老问她:“翠翠,你来了,爷爷也来了吗?”

翠翠脸还发着烧,不便作声,心想:“黄狗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呢?”

后面,在找到浑身是水的黄狗后,翠翠便说:“得了,装什么疯。你又不翻船,谁要你落水呢?”

细腻别致的人物刻画与心理描写,给了我特别深刻的印象。

奇妙的是,那个傍晚,在翠翠屋前,我还真的见到了黄狗。而且不是一只,是两只。它们在翠翠屋前追逐、打闹,仿佛在自己家一样,快乐随意。暮色中,两只嬉戏的狗儿,摇尾跳跃,扑腾撕咬,不时发出欢快短促的“汪汪”声。

这一幕,让我的双眼和我的心穿过暮色,看到在黄狗身边怡然自得地编蚱蜢蜈蚣玩,听到河边有人叫过渡,便迅速跑过去将人拉过溪的翠翠;看到她带着新奇与欢愉进城看热闹,却又时常面对别人给予自己的赞美和关切不知所措的样子;看到她沉浸于莫名的兴奋与隐隐的幸福中,“梦中灵魂为一种美妙歌声浮起来了”的情景……那是一个少女最美妙幸福的时光。

少女最美妙幸福的时光,让人心醉神迷却也短暂易逝。后来,失恋的大老闯滩遇险,陷入痛苦并为孙女的未来深深担忧的祖父在雷雨交加的夜里离世,自责愧疚、忧伤迷茫的二老下了桃源。“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

孤独地守着渡船的翠翠,眼睛里有了痛苦、哀愁与失落,但也有深深的追忆和期盼。无论生活的水流、时光的渡船将命运牵引到何处,爱情依然如溪水、如酉水河一样清澈美好。生活依然在继续。只要回来的还没有回来,等待的就一直在渡口默默等待。

从翠翠屋下来,走100米左右,进到了一家售卖“翠翠茶”的小店。这里卖的,不是小说里面写到的那些山野绿茶,而是贴合现代人尤其是年轻人喜好的一种文创茶品。镂空的竹编杯套,像苗族的小背篓,上方为长方形和心形苗绣,其下是银色吊坠。杯面是不同颜色(区别不同茶类)的苗族印花,下面印着银色吊坠。杯中上面一层是脆脆的山核桃,中间一层是奶油,底层才是茶水。客人可视喜好,选择本地绿茶、乌龙茶、红茶等不同茶饮。翠翠茶将传统茶饮与现代元素融合,给顾客以新的饮用体验。一杯翠翠茶在手,可以享受到香脆、甜润、清醇、和暖等诸多口味,这些丰富美妙的味道入口入胃,就会有新奇、浪漫、快乐的感受萦绕于心。

喝着品着,一对穿着苗族服饰、满面春风的情侣牵手走进店里,要了两杯翠翠茶,在等待和喝茶的时候,两颗头凑在一起,翻看他们刚刚拍下的照片,不时发出欢快的笑声和议论声。从他们的对话中知道,两人是休婚假来此旅游的,身上的衣服是租来的。男孩说:“拉拉渡的照片光线好,背景广阔,过渡船的人多,看上去蛮有味道。”女孩说:“翠翠岛的照片好看,风景美,人少一些,拍的时候放得开一些,岛上比较适合拍情侣照,不是还有两对拍婚纱照的吗?”

两人说罢,女孩拿着手机走了过来,请我帮他们拍喝翠翠茶的照片。两人举起茶杯,人和茶都相依相偎。随着我拍照的按键声,他们快乐、甜蜜的笑颜定格在了手机相册里。我问他们下一站去哪儿,男孩说:“我们明天到张家界,然后到恩施大峡谷,最后一站是海南三亚,去天涯海角。”女孩接过话题,一脸甜蜜地说:“最后一站是幸福。”一直在旁边听着的我同伴笑着说:“两个相爱的人在一起,每一站都是幸福。”

店里的人都笑了,羡慕的目光和祝福的话儿,如酉水河的水波,清亮明快、欢跳歌唱,源源不绝地送给他们。

对大家的美意,那对年轻的夫妻连连表示感谢。在这喜庆的氛围中,我们手中的翠翠茶喝完了。而那温暖明亮、幸福甜蜜的感觉,依然在舌头上、在胃肠里、在肺腑中流转。

走出茶店,沿酉水河继续前行。河水在耳边唱起优美舒缓的歌,河边小树、小船和两岸红灯笼以及它们在水中的倒影,织成朦胧美妙的诗意夜景。它们见证过翠翠含蓄蕴藉、清纯美好的爱情,也见证了更多大胆直率、没有障碍的幸福爱情。

(作者系重庆市作家协会会员)

诗/ 绪/ 纷/ 飞

乡坝头

刘昌荣

好久才回老家一次,
又该返城了。
在乡坝头,
正准备和妻子开车离去,
瘦小的母亲从屋里跑出来:
三娃儿,
把这点土鸡蛋拿起走。

这声喊,
来得很突然,
响彻在乡间暖暖的午后,
一坨石头投进湖水,
在我心里飞快地荡漾开来。

父母八十多了,
相依为命住在乡下,
一辈子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
我也五十好几,
匆匆忙忙住在城里,
半辈子谋了个不大不小的差当。

三娃儿,
老母亲不经意的这声喊,
喊得我热泪盈眶,
喊得我百转千肠。
把我喊回了亲亲的小时候,
把我喊回了这真真实实的人世间。

(作者单位:重庆市潼南区人大)

稻草人(外一首)

庞 毅

先是在春分的缝隙里
睁开眼睛
小满未满的雨水
把耳朵叫醒
在小暑的热浪里打开身子
秋分时,将自己
一粒一粒
交给粮仓

再把干瘪的身躯
扎起来
守着空洞的冬天

风,有一阵没一阵地
扬起母亲给他接长的手臂——
假装驱赶
我们这些没有归巢的鸟

这多像我的父亲
一株耗尽力气
却始终站着的
稻桩

直到播种机突突地经过
旋了稻桩
播了麦粒

柿子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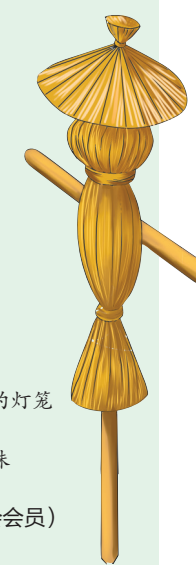
母亲把野柿子树
请进家门
三年雨水,养作亲人

父亲为它接穗
两种血脉
在刀口相认

快一年没回老家了
前几天回去
它竟举着一个个红通通的灯笼

我看它是母亲领养的小妹
在替我明亮一段归途

(作者系四川省作家协会会员)



重庆晚报文化中心出品 策划 胡万俊 主编 陈广庆 美编 钟柳 责校 杨雪